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
2021年8月27日 星期五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司建伟 电话 56568162 E—mail:zzrbzf@163.com

知味

荤素有道

♣ 张富国

一瓢一饮系一生，一荤一素托一世。“粗细巧搭配，荤素总相宜”，荤素有搭，一定会助力人生。清帝乾隆活到89岁，去世前两年，依然外出狩猎；为了吃肉，他发明了刀筷，随身携带，以行补益之道。《膳食档》记录，他嗜好豆制食品，像炒豆芽菜、鸭子豆腐、羊肉炖豆腐等，天天不断，从不重样。也时常进食浙江的笋尖、琴笋、冬笋和湖南的笋片、干木耳等山珍。清淡或醇厚，鲜咸或甜香，淡雅或浓郁，荤素相搭，食养伴行，又怎能不虎虎如生呢？

小时候，家里拮据，常常与荤腥无缘，母亲就炸些面鱼来改善我们的胃口。说是炸鱼，其实是在面里加上盐、五香粉，飞个鸡蛋，加水打糊，下油锅炸成状似小鱼的香疙瘩，或者裹上新鲜的花椒叶、香椿梗，炸得金黄焦脆。趁热吃，肉香味十足。藕鱼儿，就是莲藕去皮切段，挂糊炸黄，用醋焖，菜中无鱼，口味极像焙干的梭子鱼；闷的时间再长些，藕夹酥软，闭上眼睛去嚼，和去刺的小鲫鱼没什么两样。原本一味素菜，却有荤菜之名、之形、之味，实在妙不可言。

母亲常讲，食用荤素，是有序的。年轻时，满腹的雄心壮志，满口“我可不是吃素的”，一副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模样，必然引燃味蕾的无荤不欢，没油荤，自然咽不下饭；炸煎烘烤，缺一不可，仿佛只有浓郁，才能爆炒出激情。但历经胜败悲喜后，可口可心同在倒成了追求。一过五十岁，突然想吃点素的，一小碟腌菜，半碗米饭，一个烤红薯，一碗紫菜汤，吃得那个香。素的寡淡，是现实的安然，每品赏一次，如获至宝，悄然不惊。

母亲时常弄几个小菜，要我与父亲小酌。一碟糖醋白菜丝或盐水花生，一碟小炒肉丝或凉拌耳丝，一壶煨热的杜康老酒，一饮一嚼，谈天论地，可以聊上半天。某个话题争得面红耳赤，聊不下去了，就催促一下碰个小酒，嚼几根白菜丝，咬两根耳丝，爽脆之声补满争论余音，荤素构建的人情味，散漫得哪里都是。谈到大文豪苏东坡的饮食之道，“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则三之，可损不可增”，不准超过三个荤菜，父亲总是神采飞扬。如此抑荤扬素，严格律己，心胃脑齐养，福气财共生，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我曾想，如果自己老时，一口米饭，伴以笋煨腊肉，嫩黄的冬笋吸饱了腊肉的咸香，嚼一口，肥而不腻；夹上一筷青菜，满口清爽。美好绵延在唇齿之间，挥之不去，是何等的惬意！

文友相聚，嚼几口有味的菜，讲一些肺腑之言，并不在乎吃什么。一位老作家常讲“菌食论”，木耳炒西芹，可以预防中风、冠心病，在文人饕客中流行得很；而一位文坛新秀，喜欢香菇肉卤蛋饭，配西兰花、洋葱。满足不太挑剔的胃口，凭一己之力，择取多一些自定义的快乐碎片，享受美妙的交流，自是一种情趣。这种简约快乐，回味绵长，像极了人生，妙在点到为止，任何的过分，都是一种遗憾。

有段时间，荤素之争尘嚣之上。一些素食主义者，把吃素上升为自我牺牲，控诉甚至贬低他人的肉食习惯，像极了西方的一些政客，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一门心思奴役别人的思想，霸权癌瘤已经入脑入心。殊不知，中国人在荤素之间游刃有余：丰裕之中，能平淡生活；粗茶淡饭，也能生香。挫折中历练，百味杂陈中安暖，用自己的辨别力去伪取真，哪里轮到别人的聒噪？！

史海钩沉

理学鸿儒曹端

♣ 王 剑

曹端，字正夫，河南渑池人。他自幼聪敏过人，两三岁时就与其他儿童不同，坐必直身，立必拱手，不随便与他人戏谑，尤其喜欢读书。连他的父母都很惊讶，就给他取名“端”。

曹端17岁那年，他的父亲为他盖了一间简陋的书斋。曹端自己给书斋命名为“勤苦斋”，并自题一副对联：“苦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勤勤勤勤，不勤难为人上人。”在勤苦斋内，曹端每天手不释卷，“自朝至夕，手不停披；自暮达旦，心无外慕”。天长日久，他座位下面放脚的地方，“两砖皆穿”。

永乐七年（1409年），34岁的曹端在礼部主持的南宫会试中登乙榜第一，被任命为霍州学正。学正是正九品，是一个地方主管学子教育、民风教化的官员。曹端终其一生，甘居“学正”之位。只不过，从霍州到蒲州，再返回霍州。

作为学正，曹端破例兼任了霍山书院山长。他广收门徒，“闻风而来者数百人”。明代科考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而曹端正是研究经学典籍的翘楚。他避开八股，把《四书集注》作为教材，开一代教风之先河。

曹端到任的第四个年头，甲午乡试中，霍州的任宣、郭晟等八人同榜中举，轰动乡里，人称八鳌，并建八鳌坊。又过了三年，丁酉乡试中，霍州的薛熙、李叙、梁惠、田甫、刘胜五人同榜中举，人称五桂联芳，并建立五桂坊。又过了六年，癸卯乡试中，霍州的高彧、张俊、张伦、卫俨四人同榜中举，再次轰动霍州，人称四俊接武，并建四俊坊。一时间，曹端声名远播。汾西、保定、四川、云南，甚至连朝廷的官员，都争相把子弟送往霍州。

山西按察使张政专程会见曹端，相谈一日后被深深感动，欲编一当朝贤人录，以曹端居首。陕西巡抚仰慕曹端的大名，曾几度邀请曹端到西安，主持陕西全省的乡试。霍州百姓也深受教化。城外有个卖柴的中年人，以柴换米，回家翻拣小米时，发现有一枚金钗，但他并没把金钗据为己有，而是往返二十里把金钗送还了主人。有人不解地问他，为何要物归原主，他回答说：“曹先生教人要正道，我岂能贪财而成无德之人？”

明初大儒，方孝孺之后，当推曹端。曹端的成就，在理学。理学是一种哲学，鼎盛于宋，出过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等名家大家。然而到了明初，理学却成了“绝学”。曹端立下宏愿：要重树理学大旗，“为往圣续绝学”。他把“拙巢”的匾额挂在寓所，“以示不忘此志”。

曹端推尊“太极”，认为太极是事物的本源，是“理”。一个人要想成材，必须立基于“诚”“敬”，“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提倡静虚无欲，体悟自省，修身养性。曹端的这些理学思想，上承程朱，下启王阳明，接续古今，开明代心学之先河。

曹端治学，属读书心得型和感悟修正型。《性理文集》是曹端的第一部著作，这部尚未刻印的手抄本，是他治学的起点。到了霍州后，曹端一边研究，一边讲授，《太极图说述解》《通书述解》《西铭述解》《四书详说》等，都是他的理学讲义。

宣德三年（1428年），曹端编著了《存疑录》。这是一本针对理学著作中的疑难问题进行列举归类的专著，目的是“存疑”，留待后人解决。敢于把自己的短板昭示于人，曹端显示出一种非凡的勇气。

曹端尊奉理学，却并不刻板，他的一些诗作，写得很可爱。曹端的一生，究竟有多少著述，至今已无法完全统计，明史记载说：“不下千种。”明代学者赞曰：“本朝武功首推刘诚意（即刘基），理学肇自曹静修（曹端）。”把曹端与刘基并列，这个评价非常之高。

宣德九年（1434年），59岁的曹端溘然长逝。霍山脚下，一轮明月，照着一抔黄土，也照着慢慢远去的时光。岁月流转中，一首诗依然在诉说曹端的心声：“天道原来秉至公，受天明命列人中。抡才若不依天道，王法虽容天不容。”

清咸丰十年（1860年），曹端正式配享孔庙，与156位历代先儒一起永享从祀。

河南渑池县城西北端的窟陀村，静静地依偎在韶山脚下，一条小河日夜流淌，绕村而过。村北头有一座普通的小院，便是曹端的故居。

渑池县政府为追念曹端功德，激励后学，设立了曹端奖学金，并把县城的第一小学改为曹端小学。

丝绸古道（国画） 李 明

农家秋事（油画） 钟国友

新书架

《北地》：东北第一代建设者的生命沉思录

♣ 孔令燕

老藤最新长篇小说《北地》，通过一位北国建设者对东北工作40年的回望，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大荒如何变成北大仓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其中党性与人性相互交织，顺境与挫折交替磨砺，展现出北地开发建设者的深厚情怀和不变信仰。

作品以倒叙的方式，在主人公常克勋晚年之时由其子重返父亲奋战四十年的北疆城乡，寻踪觅迹，在父亲的人生现场实地探访，试图从当代人的角度去理解一桩桩令父亲牵肠挂肚的往事。北地之行，不仅再现了白山黑水的风物传奇，还回望了北地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艰辛历程，展现了一代建设者深沉的家国情怀、坚韧的理想信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成千上万的常克勋们，付出了青春和生命，使荒原变成了粮仓，让村落变成了城镇。作者通过有温度的叙事，勾画出了这些拓荒者的韬略、灵魂和人格魅力，写出了一个建设者对建设的不满、一个创业者对创业的遗憾、一个血肉之躯对爱情的感伤。

人与自然

秋露清莹

♣ 王晓静

秋天，总给人心神俱静的感觉。天愈加高远，只剩下碧蓝的底色，令人看了心神俱静。思绪在这样的天地间便无遮无拦、漫无目的，像九天之上的那缕云，随意地飘来荡去。

这样的季节，不仅盛产丰粮、硕果，还盛产微凉的秋风、满目的锦绣和清莹的秋露。

露水，在古代常被人们认为是上天赐予的神水，饮之可延年益寿。有道士向嘉靖帝进言长寿秘诀：“每天晨起，受初升朝阳之光华，渴饮天庭玉露，则精气足，肠胃清洁，胸无积滞。”嘉靖帝深信之，每日必饮。不过可苦了那些晨起采露的宫女们，鞋袜尽湿，鬓乱钗横，腰酸背痛，半天工夫也只能采集一汤匙。宫女们体弱的病倒，未病的怨气冲天。而嘉靖帝无视这些女子的苦楚，反倒想了个坏主意：嫔妃中如有不受宠或不听话的，就罚她率领宫女们采甘露。可惜嘉靖帝喝了这么多露水也没长寿，却因为宫女们心生怨愤，差点被以杨金英为首的一众宫女们勒死。

关于露水，古代野史里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乾隆帝的一个宠妃，是个文艺女青年，喜诗书，好风雅，每日都要划着小船，荡到莲荷深处，用玉杯接那荷瓣上的露水喝。有一妃子妒忌她得宠，便半夜在那些露水上做了手脚，可怜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七窍流血，暴毙在舟中。

常常疑惑，古人这么青睐的露水真的能延年益寿吗？先来看看露水的成因：天气温差较大，空气中的水在含量丰富的情况下，水汽会冷凝成液态的小水滴。一般多出现在温差较大的凌晨时分。露水，就是夜晚或清晨近地面的水气遇冷凝华成小冰晶然后再溶化于物体上的水珠。李时珍说：露者，阴气之液也，夜气着物而润泽于道旁也。说白了，露水的成分就是水。李时珍还说，露水有药用价值，平素有疮和皮肉损伤的人，敷上露水，疮和伤口慢慢就会不痒不痛。但是，若说到延年益寿，就太夸大其作用了。

秋露莹莹，更多的是沃了厚土，润了庄稼，老人们常说，经过露水的蔬菜格外好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想那古代的淑女们真会过日子，明末清初学者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里记录爱妾董小宛，常用露水沏茶，以香花入馔，怎能不遍体生香、冰清玉洁？可是，那是“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古代，是“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的古代，是“山头鹿下长惊犬，池面鱼行不怕人”的古代，没有雾霾、工业污染、生态破坏，这样的露水才敢放心饮用，不怕腹泻中毒。

如今想效仿古人的风雅，难免令人担心。这露水凝结过程中溶进了一些飘浮在大气中的物质，有害抑或无害，实在不敢以身作试，何况李时珍先生也嘱咐过，秋露寒凉，体虚者不宜服用。

唯有记忆常常浮现，野菊花绚烂了天地，奶奶牵着我的手，慢慢地往远方的田野走去，间或有秋虫从那葳蕤草叶间跳出，秋露的清气萦绕于鼻翼。“秋来了。”奶奶微笑着对我说。

小小说

大 考

♣ 薛培政

一场特大暴雨来袭，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一时间山洪暴发，沟满河平。

村里千余口人，分散居住在6平方公里的深山沟里，一旦发生意外咋办？后半晌，驻村第一书记陆明望着像被捅漏了一样的天，眉宇间凝成了川字。

雨越下越大，雨点打的人睁不开眼，天地之间就像挂着一幅宽大的雨帘，迷蒙蒙的一片。

眼见积水越来越深，水位汹涌着上涨，陆明越发觉得不对劲儿。他立马召集村两委成员，当即做出决定，村里企业停工停产、迅速组织群众转移。

这大雨天里，要将分散居住在沟沟梁梁的千余口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哪是动动嘴就能办到的事儿？

“这事十万火急，没得商量，每人包一个村民组，抓紧组织撤离，越快越好！”此时的陆明铁青着脸，吐口唾沫砸个坑。

瞬间，他和几个村干部的身影，消失在茫茫雨雾中。

“没事儿，俺家这儿地势高，再大的雨也淹不了。”

“俺家老几辈儿就住在这里，啥时被淹过？”

……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他们冒着瓢泼大雨一家家上门劝说，任凭磨破嘴皮子，有人说啥也不愿搬。

看着眼前这纠缠不清的场面，听着村干部们无奈的电话诉说，陆明心里急得像着了火一样，果断决绝地说道：“没时间啰唆，抬也要给我抬走，所有不满我担着！”

入夜，泥石流爆发了，天地间混沌一片，到处都是泥浆和洪水，路也断了，幸好人都安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村办工厂，再晚一步后果不敢想。

大雨仍没有停的迹象，午夜，照明用电、手机通信都已中断。

漆黑如墨的深夜里，风雨声、洪水声、墙体垮塌声混杂在一起，噼里啪啦，轰轰隆隆，不断撞击着人们的耳膜，不由得又让人平添了几分焦虑和担忧。

陆明抹了一把疲倦的脸，拿着手电筒把所有安置点检查一遍后，见村民情绪比较稳定，心里略微感到踏实了些。他叮嘱值班干部道：“这次降雨不同以往，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是死看硬守，也要把全体村民的安全守住。”

谁料，他刚回到村委，还没顾上喘口气，一阵急促的叫喊声传来，他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一村民组长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俺组的王大夯，几个人都拦不住，跑回家牵牛去了！”

真是怕啥来啥，又是王大夯，他当初就是被人架着来的，这个一根筋啊！陆明顾不上多想，拿起手电筒，冒着大雨淌着泥水朝前追去。

还好，人还没走出多远，就被他追上了。

听着陆明的劝说，王大夯的执拗劲儿上来了，梗着脖子吼道：“刀子割在谁身上谁疼，俺那两头犍子牛要被冲走，这家可就塌半边天了！”

“王叔，只要人没事，日子就有奔头，牛没了，我贷款帮你买！”

他好说歹说，总算把王大夯拖了回来。刚离开，那段路就塌方了，离他们不足两丈远，俩人腿都软了。

终于在担忧中等到黎明，又一个急切的消息传来：五组有个孕妇待产，需要抓紧送镇医院！

通往山外的大路不通，只能上山绕小路。陆明立刻挑选几名壮劳力，由村主任带队，放羊人当向导，用担架抬孕妇送医院。安排妥当后，他紧紧握住村主任的手，神情严肃地说道：“安全第一，要把人一个不少地带回来！”

天亮后，雨终于小了。一些思家心切的村民，哭着闹着要回家，陆明依旧耐住性子，好言劝慰乡亲们。

为防止意外，他安排村组干部把守路口，严厉地说道：“为了安全，咱宁可听骂声、决不听哭声，一个人也不能放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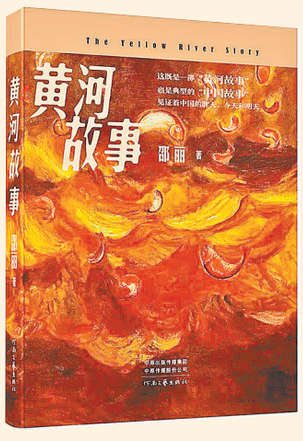
临近中午，好消息接踵而来，市领导带着抢险工程队赶到了；国网供电公司和通信公司的专业抢险队也赶来了；被送往医院的孕妇母子平安，村里所有人都安全了。

那一刻，这个获得“全省脱贫攻坚优秀村第一书记”荣誉称号的小伙子，脸上的愁眉终于舒展开了。顿时，眼泪就像那天的雨，哗哗地流了下来。

少顷，他猛然回过神来，望着眼前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涌上心头，作为一村人的“主心骨”，他要为村民撑起这片天。

他用力抹了一把眼泪，把手一挥，带领数百名村民迅速投入了灾后自救恢复生产。

连 载



最终二姐还是屈服了。

本来就是硬撮合的婚姻，再加上性格差异那么大，结婚以后两个人完全过不到一起。书记的儿子不务正业，天天泡在歌厅酒吧，经常是十天半月我二姐还见不到一次他的人影。但我二姐从来没回家诉过苦，跟任何人都没提过这事儿。后来还是我母亲看着不对劲，结婚几年了也没孩子。找人一打听，两个人基本没在一起住。母亲把二姐找回去问她，这些事儿为什么不跟她说。

二姐说：“不想说。”母亲说：“那就立马跟他离婚！”二姐说：“不想离。”母亲说：“你说不离就不离了？”

我母亲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到书记家跳着脚骂了几次。人家哪家也不是任人撒泼的地方，立刻催着儿子离了婚。本以为我们家还会闹，我母亲一句话没再说。我二姐净身出户，带着自己的衣服就走了。

二姐离婚后，那家人倒是有点后悔，毕竟自己家的儿子什么样他们比谁都清楚。二姐与他结婚几年，从不吵闹，也没向家里提过任何要求。在单位更是低调内敛，踏实得像颗螺丝钉。穷人家也能教养出这般又懂事又有尊严的孩子，他们觉得很难得。

他们再找那个中间人来说合，被母亲一口回绝了。

二姐离婚后也没有回娘家住，而是住在区里给的一间单身宿舍里，像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二姐后来找的这个人是她的同学，原来在西北当兵，执行任务的时候腿被冻坏了，是立过军功的。后来转业到地方上，被安排在镇政府办公室工作。在学校的时候二姐倒没有怎么在意他，记不得他什么样子了。但现在他毕竟是当过兵的人，受过部队的训练，总是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腰杆挺得笔直，办事利利索索，如果不仔细看，走路的时候完全看不出腿是受过伤的。二姐知道他的伤情有多重，他能坚持这个姿态，需要怎样的毅力啊！

这个人也很同情二姐的不幸，总是不动声色地帮助她。毕竟她的前公公还当着领导，虽然人家丝毫没有难为她，其他人却很少有人敢和二姐走得近。势利是人的本能，她也不怪谁。可大家的冷淡和明显的距离感，让后来的二姐夫感到不快，他就是那个时候走近二姐的。

二人相处久了，日久生情。他向我二姐求婚的时候，我二姐就提了一个条件，要求两个人同时辞职，不再看人家的脸子了。

他二话不说，先打了辞职报告。

母亲听说了这事，跟二姐闹得要死要活的。一家子人都上不了台面，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个体面人，说不干就不干了。又要找二姐的同学去闹，被我二姐呵斥住了：“辞职是我自己的事，也是我要求他辞职的，你找人家说什么理？”

我母亲说：“不是因为他你会辞职？”

我二姐说：“我结婚是你选择的，离婚也是你定的。难道你还想让我再来一遍吗？”

我母亲气得三天不吃饭，病得一个月起不了床。

二姐他们两个人辞掉工作结了婚，在他们居住的村（那会儿已经叫社区）东边盘下了一个餐馆，主卖卤煮驴肉和牛羊肉类的食品。周围的人都说二姐的卤肉好吃，传说是我父亲给她秘传过食谱，得过我父亲手把手的真传。每当有人问起他俩的时候，他们都矢口否认。这让人家越发觉得这传说是真的，而且添油加醋，越传越神。

后来是我问她，她告诉过我，父亲确实给过她一个做菜的笔记本。她一直藏在家里，不知怎么的，那个本子不见了。我二姐找我母亲讨要，我母亲死不承认，说她没拿。二姐这种性格，倔起来谁也没办法，天天追着母亲要。后来把母亲逼急了，母亲说：“你说是我拿的，就是我拿了。我塞灶火里烧了！”二姐更急，说：“那是我爸留给我的，你凭什么烧了？”母亲劈脸给她一巴掌，把二姐打得一头撞在门上，头上立马鼓起了个大包。母亲说：“我凭什么烧了？就凭我不想让你们成精！一个两个都成馋嘴精了！”

对于二姐的再婚，后来母亲再也没有干涉，可是她辞了公务员开饭店，真是让她吐了一回血，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一个人关着门叹气：“学还不是白上了？真随了你那死鬼爹。原本我就说她哪来的恁大福气，到底是盛不住啊！”

母亲一次也没去过我二姐的店，经过那条街都绕着走。逢年节走娘家，我二姐绝不带自己饭店的食品，带的都是超市里买的礼物。

也真让我母亲说着了，也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也许父亲留下菜谱这件事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要不我们姐弟几个怎么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开饭店呢？

二姐他们的饭店开了几年，生意很不错，也赚了一些钱。她却一路瘦下去，而且一直没生孩子。二姐夫拉着她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患了甲状腺肿瘤，已经癌变了。虽然手术做得还不错，而且三个疗程的化疗做下来，二姐的身体并没有很大反应，头发也没掉。但二姐夫还是不放心，经常拉着她去全国各地的大医院找专家。二姐想着刚好趁着这个机会，也可以给二姐夫治疗治疗他的伤腿。于是两个人一合计，就把饭店转让给别人，老房子也卖了，买了一个旅行车，天天跑着求医问药。最近我联系了她两次，他们一次是在北京，一次是在天津。直到我要走的前一天他们才赶回来。

本来我在郑州鸿茂斋火锅店订了个房间，二姐喜欢吃涮羊肉。可是怎么说她就是不出去吃饭，我只好让火锅店把东西打包送到她家里来。

那天我到她家的时候，他们正在整理大包小包的中药，屋子里弥漫着一股药香。因为是逆光，或者是心理作用，我看着她瘦得像个影子一样坐在那里，禁不住一阵心酸。我屁股还没坐稳，她就说起母亲打电话安排父亲墓地的事儿，说早就该好好办了。然后，她手朝里面指了指，对二姐夫说：“你去把东西拿过来给三妹吧！”

二姐夫站起来的时候，我才拿眼睛去打量他。他也比过去瘦了，但精神头很好。他身上有一股正气，因此看起来哪里都大方端正，和二姐很是般配。关键是两个人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很称心。不过到底上了岁数，能看出来腿走着还是多少有点不利索。他回到里屋，拿过来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大纸包，在沙发上打开，里面是十捆百元钞票。

“这是十万块钱。”二姐夫指了指那钱，然后怕羞似的缩回手，两只手来回搓着。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450046 电话：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 67655666 67655888 编办56568227 编辑中心56568179 广告部67655632 发行部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市监广发登字〔2019〕01-004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